

承

英華女學校2020至2021年度 ● 接龍小說創作比賽冠軍作品

傳



作者：周紫柔、翁函馨、黃滢、潘海遙
插圖：蔡凱晴



目錄

| | | |
|-----|------|-------|
| 124 | 作者感想 | |
| 120 | 承傳 | 四甲周紫柔 |
| 80 | 星光 | 四丙潘海遙 |
| 46 | 天使 | 四戊翁函馨 |
| 10 | 相遇 | 四丙黃滢 |
| 6 | 緣起 | 四甲周紫柔 |

〈緣起〉

「你好，你就是新來的護士，林皓吧？」前台那個年資長的護士長看了眼來者，翻了翻手中的文件夾，打趣地笑道：「男護士很少見的，看來你很喜欢醫療行業吧？不過跟你提醒一下，做護士可不是那麼的簡單。」

「哈哈……」林皓不知做何回應，只得乾笑兩聲。喜歡醫療行業談不上，他不過是喜歡這行工作穩定，薪水又不錯而已。

護士長不再多說，整理了一下手中的文件夾，邊向病房走去，邊道：「醫院的運行方式你都應該知道了吧，現來帶你去看看你負責的病人。」

「好的。」林皓收回了心中的思緒，匆忙跟上護士長的腳步。

* * *

「上一位護士退休了，所以她負責的幾位病人都落在你手上，你好好負責。」護士長向林皓笑了笑，道：「你也不用太擔心，你要負責的病人情況是比較輕鬆的。」

林皓點了點頭，心中鬆了一口氣，他可不想幹些麻煩事。

「前幾個病人都記住了吧？」護士長推開另一道病房門，道：「這是最後一個你負責的病人了，叫甄沂蓁。這位是長期病患，年紀輕輕，卻在病房過了半輩子，也是可憐。」

可憐是可憐，只是與他有何關係？林皓不懂，他早晚都會知道這些人，為什麼現在特地去看他們一次，還要一一了解病史？

林皓撇撇嘴，一邊心裏嘀咕著，一看尋找著「甄沂蓁」的病床，只見病床空空如也。

他暗自竊喜可以早點下班，立馬道：「甄小姐不在病房，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先走了？」

護士長見他不在意的樣子，有些不滿的皺起了眉頭：「雖說如此，但我希望你更加在意這些事情。我們當護士的，是負責病人的日常料理。我們不是醫生，我們重要的不是精湛的醫療技術，而是對病人的關心。」

「你看你這樣子，你會關心病人嗎？」

一副尖銳的嗓子在林皓的腦內響起，隨之而來的是母親指責他的樣子。

「你這性子我還不了解嗎？你當醫療行業，還不是為了穩定的工作和收入嗎？可你這樣，又怎麼能夠處理病人的需求？病人需要治療，也需要關心。我是醫生，確實沒那麼了解護士的工作，然而護士跟病人的交流只會更多。我認為你真的不適合護士這份工作。」

他實在不明白……這明明只是一份工作而已。林皓只記得當時他草草收拾了幾個行李，便奪門而出。

他已經是找到工作能獨立生活的成年人了，為什麼母親總是急著否定他呢？從當初決定讀護士到找工作，他連一句恭喜和認可的說話也沒有聽過……既然如此，也沒有必要和母親同住了。

「你現在聽沒聽進去都沒關係。」護士長見林皓恍神的樣子，嘆了口氣，續道：「反正以後你就知道了。」

林皓從思緒裏回過神，看著護士長走出病房。母親當時教訓他時，他不以為然；想不到現在護士長又會這樣勸誡他。

或許，當護士真的沒有他想像中的簡單吧！

〈相遇〉

醫院，大概是其中一個離張宏元最遙遠的地方。他生來似乎與疾病無緣。六十多年來，張宏元連患上感冒的次數也屈指可數，而他，也向來為自己強壯的身體驕傲。

要不是自己那不爭氣的手臂，他是怎樣也不願到這燈光慘白、死氣沉沉的地方的。

醫院的候診大堂裏密密麻麻地坐滿了人。他們幾乎全都戴著口罩，可是張宏元就憑他們口罩上方露出渙散的眼神，便可強烈地感受到他們正在經受著煎熬。

「二樓……」伴隨著緩緩打開的電梯門，冰冷的機械音響起。從電梯裏衝出來一群穿著制服的急救員，他們簇擁著一張帶輪子的病床，匆匆地把一個全身插滿管子的傷者推進了手術室。從坐在後面的兩個主婦的議論中，張宏元得知那人是唐樓大火中的其中一個傷者。

張宏元把目光放到牆壁上的電視，新聞台裏的女主播正一本正經地報導著股市，對股票一竅不通的他只好又沒趣地把視線移開。低頭看看手錶，他不禁又嘆了一口氣。他已經在這鬼地方足足坐了兩個小時了。

這個地方周圍充斥著疾病與死亡的氣息，讓張宏元打從心底感到厭惡，恨不得快點離開。

「張宏元，請到四號診症房。」終於，廣播聲響起。張宏元伸展著早已僵硬的四肢，從座位上慢慢站起。在曲折的走廊裏拐了幾個彎後，他到達了診症房的門外。

不得不承認的是，從未有與醫生面談經驗的他心裏確實有一絲緊張。他搖搖頭，嘗試把腦中一切憂慮拋開，然後輕輕地敲了敲門。

「請坐。」在桌子前坐著一位大概五十多歲的醫生。他身形稍胖，鼻樑上架著一副方正的無框眼鏡。樣子敦厚的他毫無醫生威嚴，總給人一種值得信賴的感覺。

張宏元暗暗舒了口氣。

「醫生你好，我叫張宏元。」他拉出椅子，在醫生對面坐下，續道：「其實我身體一向沒什麼毛病，但就是最近一個月手臂和腿偶爾會麻痺，真不知怎麼搞的。有時候我的手還會突然抽搐，有幾次拿杯子時還差點把水灑了。」

醫生翻了翻面前的文件夾，問道：「除此之外還有什麼症狀嗎？」

「嗯……對了！我最近好像總是會突然眩暈，有次在街上還差點摔倒。人老了真不中用！」張宏元不好意思地搔了搔頭。

醫生淺淺的笑了笑，然後低頭在診斷書上潦草地寫了什麼。

「對了，請問你們醫院的廁所在哪裏？」趁著空隙，張宏元不好意思地開口了。

「出房間一直走到走廊盡頭，再左轉就是了。」醫生頓了頓，然後開口問：「恕我唐突，但請問你最近是否經常頻繁排尿呢？」

張宏元被這突如其來的問題嚇了一跳，但還是遲疑地點了點頭：「好像也有這一回事。我最近睡前即使沒喝水，半夜也還是要爬起來一兩次去廁所。」

說到這裏，張宏元內心的不安開始如氣球般膨脹起來。

他咽了口唾沫，試探地問：「請問……我身體有什麼毛病嗎？」

醫生不置可否地搖了搖頭，接著開口問：「你介意我替你做個簡單的檢查嗎？」

張宏元確信醫生發現了什麼，但內心的恐懼令他不敢繼續追問。他只好輕輕地點了點頭。

醫生從抽屜裏拿出一個橡皮錘子，然後囑咐張宏元脫下襪子。

「接下來，我會替你做幾項簡單的檢查。你放心，不會痛的。」

醫生的話使張宏元的內心再度波濤洶湧起來。他深呼吸了一口氣，努力壓抑自己心中的不安。

醫生拿起錘子，在張宏元的膝蓋下方的肌腱輕輕敲了一下。錘子接觸到他皮膚的那一刻，他的腿頓時不受控制地抬了起來。

醫生若有所思地把橡膠錘子翻過來。錘子的另一端是個金屬製的椎狀物。他左手扶著張宏元的腳踝，右手持著那個金屬物，然後在張宏元腳底從後往前快速的劃了一下。

張宏元感到足底傳來一陣輕微的痕癢。他的拇指緩緩向頭的方向上翹，其他腳趾則像扇子一般向外張開。

「謝謝，可以了。」醫生從地上站起，連看也不看張宏元一眼，便坐到桌前繼續奮筆疾書。

張宏元重新穿好襪子，正遲疑著是否應該詢問自己的病情。可是不等他開口，醫生沉穩的聲音便打斷了他起伏的思潮：

「你這幾天有要事嗎？」

「……什麼？」張宏元的嗓子不住發出嘶啞的聲音。

「我剛剛替你做了巴賓斯基測試，現在初步懷疑你患有多發性硬化症，所以需要留院幾天進行

詳細檢查。」醫生不帶一絲感情的聲音在狹小的房間中迴盪。

「啊……？」

診症室陷入一片沉默。

*

*

*

假日的醫院一如平日般人頭湧動。

「唉，疾病還真不會休假呢。」

坐在床上的女孩一邊剝著橘子，一邊向身邊的青年抱怨道。

女孩突然搭話，讓正埋首填寫記錄表的林皓瞬間不知所措地停下了握筆的手。

可他馬上再度把目光移回手中的表格上，敷衍地應道：「大概是吧。」

女孩沒有因為林皓的冷淡而受到挫折，反而熱情地打了招呼：「你好，我是甄沂蓁。」

林皓只好從表格中抬起頭來，正好碰到甄沂蓁的眼神，清澈而純真的眼神。不知怎的，他竟然因為這個眼神，而為剛才的敷衍慚愧。

甄沂蓁，他記得護士長說過她是個長期病患，在病房度過了半輩子……

「我叫林皓。」他抿了抿嘴，補充道：「我是新來的護士，以後就負責這病房的巡查工作了，請多多指教。今天妳身體有什麼特別不適嗎？」

「嗯……」女孩放下手上的橘子皮，認真地思考後搖了搖頭：「沒有。」

「好的，那妳好好休息。」林皓點點頭，並在記錄表上潦草地寫下了幾個字。再次抬頭打量甄沂蓁時，林皓發現她髮間的髮夾有些眼熟，像是在哪裏見過……

他忍不住開口提問：「對了，你的髮夾……」

「林皓！」一位年紀相當的女護士突然把頭探進病房，打斷了他的話。「我們這邊人手不足，麻煩你快來幫忙。」

林皓嘆了口氣，應道：「好，我馬上來……」

林皓只能匆匆收起手上的膠文件夾，他朝女孩欠欠身，然後便如一陣疾風般急步走出了病房。坐在病床上的女孩直直地望著青年離去的背影。

*

*

*

「我說過了，我沒有家人！」

一聲怒吼，劃破了午後難得的寧靜時光。

「怎麼了？」聽到騷動，數個身穿白衣的護士急忙聞聲跑進病房。

只見偌大的病房內，林皓被一名老翁狠狠地盯著。老翁的一雙眼睛睜得如銅鈴般豆大，彷彿下一刻就要噴出火焰。

「請問……發生什麼事了嗎？」一名護士戰戰兢兢地開口問。

老翁看到身旁突然湊上來的幾名護士，突然意識到自己的失態。他清清嗓子，像是要掩飾自己窘態般故意板起臉孔：「剛才製造出這麼大的噪音，抱歉了。現在沒事了，請妳們繼續忙吧。」

聽到這話，幾名護士面面相覷，立在原地不知所措。青年向她們微微點了點頭，示意她們不要再深究。護士們彷彿這才回過神來，紛紛朝門外走去，還邊走邊交頭接耳，顯然是在推測老翁怒火的源頭。

「剛才很對不起。」護士們一踏出病房，林皓抱歉地向老翁欠了欠身。「請您好好休息，有什麼問題可以隨時按鐘求助。」

說罷，他便如做錯事的小孩般低垂著頭，急步逃離了病房。

「呼……」離開了老翁的視線範圍，青年馬上依著門框，重重地歎了口氣。可還不待他回過神，身邊突然傳來的聲線又把他嚇了一跳。

「林皓護士？」

抬起頭，身旁的一個女孩正在笑咪咪地看著他。女孩的身上，傳來淡淡橘子的清香。

「啊！」嗅到這獨特的香氣，林皓腦海中浮現了幾天前和女孩相遇的一幕。「你是甄沂……甄小姐。」

聽到林皓的回應，女孩露出一個意外的表情。她低下頭抿嘴笑了笑，道：「以後叫我沂葦就好。」

「那個……請不要介意我多管閒事。可是剛才你好像和那個伯伯發生了不小的爭執，發生什麼事了嗎？」

迎著沂葦關切的眼神，林皓無力地笑了笑：「真是讓你見笑了。其實我原本在替伯伯登記資料，可是當我問起關於他家人的資料時，他就馬上閃爍其辭，顧左右而言他。我繼續追問時，他便突然火冒三丈了……或許是我的態度有問題吧……」

林皓攤攤手以示無奈。

「哇……」沂綦抱起雙臂，誇張地搖了搖頭。

林皓本以為她是在同情自己的遭遇。怎料，沂綦的下一句話卻出乎他的意料：「你啊，可真是個粗神經啊！你想知道伯伯為什麼會這樣生氣嗎？」

林皓聽到沂綦的話，心中顯然有些不忿。他帶些挑釁地剔起眉毛，問：「難道妳知道嗎？」

「那當然。」沂綦彷彿一直就在等林皓這句話，有些得意洋洋地昂起頭。

「前幾天我準備做例行抽血檢查時，在等候室剛好坐在那個伯伯旁邊。在等候期間，伯伯沒有和別人聊天，也沒有看報紙電視，只是無時無刻盯著手錶，顯得坐立不安。正巧我也閒著無聊，看到伯伯焦躁的樣子，便主動跟他攀談起來，想要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。你別看伯伯剛才嚇人的樣子，其實他是個十分友善的人呢！他告訴我自己患了多發性硬化症，所以便住院接受治療。而且，他還告訴了我一些關於他家人的事呢……」

說到這裏，沂綦故作神秘地頓了頓。

「如果你想知道詳情，就跟我過來吧。」說完，沂綦捉著林皓的衣角，半推半拉地把他重新拖進了老翁所在的病房。

「張伯伯您好！」甫踏進病房，沂綦便高聲向老翁打招呼。

聽到她的聲音，本在病床上閱讀雜誌的老翁緩緩抬起頭，眯成縫的眼睛中流露出藏不住的喜悅。

「是沂綦啊。」老翁蒼老的嗓音中，夾雜著一絲和他粗獷外表沾不上邊的慈愛。可是，當他瞄到沂綦身後的林皓時，眼裏馬上露出了警戒的目光。

沂綦察覺他充滿敵意的態度，急忙晃著手打圓場：「張伯伯，其實林護士是我新認識的朋友。

我知道剛才你們鬧得有些不愉快，於是專程和他來道歉。」

說罷，她轉頭悄悄向林皓打了個眼色。

突然被重新捲進事端，還得被迫再度賠罪，林皓心中當然有一萬個不服氣。可他更不願意的，是重燃起老翁的怒火。於是，他只好含糊地點點頭，並低聲下氣地再次向老翁賠禮。

老翁挑起粗眉，炯炯的目光上下打量著林皓，灼熱的眼神看得他頭皮一陣發麻。正當林皓做好心理準備，預備迎接老翁另一番訓斥時，老翁卻毫無預警地別開了目光，望著窗外低聲喃喃：「年輕人，剛才……對不起。其實事後回想，我這樣大聲呵斥你，真是十分無理取鬧。不知者不罪嘛，我卻向無辜的你這樣發洩怒火……」

他吞了吞咽沫，接著苦笑著自嘲：「本以為年紀大了，人會變得成熟穩重。怎料，六十多歲了！自己還是當年那個心浮氣躁的黃毛小子，絲毫沒有改進。」

他看向林皓的目光變得有些蒼然。

面對老翁突然一百八十度的態度轉變，林皓顯得有點不知所措，但他一直懸著的心也總算落了地。

一旁的沂綦目睹眼前的場景，臉上露出滿意的笑容，然後對著林皓悄悄地耳語：「我說了吧，張伯伯其實是個很友善的人。不過，既然你們和好如初了，你難道不想知道伯伯怒氣的源頭嗎？」

聽到這話，林皓暗暗於心中敲起了算盤。其實在他預想中，這天發生的爭執本應在自己踏出病房時就告一段落了。怎料，他卻被路過的沂綦拖進了病房，重新被捲入事件中。雖然現在老翁的怒火平息，對雙方不失為一件好事，但林皓還是對好管閒事的沂綦略有不滿。

現在事件圓滿解決，林皓沒有興趣深究下去了。正當他打算開口拒絕，沂綦卻好像故意無視他的想法，轉頭就向老翁說：「其實，我的朋友心中一直很介懷為什麼您剛才會生那麼大的氣。您……介意把關於您家人的事告訴他嗎？」

老翁聽到這話，才稍稍微舒展的眉頭再度緊皺起來。觀察到他細微的面部表情，林皓心中暗呼不妙。正當他打算藉口溜走時，老翁的一番話卻使他把掛在唇邊的托詞硬生生地吞回肚子裏。

「妳說得也有道理。剛才無緣無故受了我這麼大的氣，年輕人有權利知道我發脾氣的原因。」

他在病床上坐直身子，並仰起頭詢問站在床邊的林皓：「林護士，你有時間一聽我的故事嗎？」

說實話，聆聽病人心聲，幫他們解開心結，也算是護士的本分。但林皓並不想花時間在此事，再說他深怕老翁會於舊事重提時，重新觸動心中的傷口，甚至情緒失控。那時候，另一次風波便難以避免了。

林皓不希望再被捲入任何麻煩。他心中祈求會有同事像往常一樣，以人手不足為理由請他到另一病房幫忙，從而把他從這困境中解救出來。可是，上天卻好像故意忽略了他殷切的祈禱。這天的醫院反常地靜悄悄的，不要說人手不足，有些護士還閑得圍在一起討論明星八卦，空曠的走廊中迴盪著她們高亢的笑聲。

走投無路的林皓只得暗暗認命，在老翁身旁拉出椅子坐下：「如果您不介意的話，我願意洗耳恭聽。」

老翁緩緩閉起眼睛，彷彿獨自進入了記憶的漩渦，並開始以沙啞的聲音敘述自己的故事。

我是張宏元，年輕時曾是香港其中一個幫會的成員。

你別以這樣詭異的目光看向我，那時候的香港社會龍蛇混雜、黑幫橫行，我所屬的，只是

其中一個名不經傳的小組織。雖然說是黑幫，但其實現在回想起，自己所幹的勾當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吧！頂多就是和兄弟們聚在一起嘻嘻哈哈、花天酒地，偶爾和其他敵對幫派互相毆鬥，打得遍體鱗傷。而手緊時，我們會盯上街邊看起來好欺負的攤販，從他們那裏壓榨保護費。說穿了，我當時就是一個恃強凌弱的懦夫。

縱使我的身份如此複雜，亦犯下了如此多的過錯，但或許要感謝老天庇佑，我卻有一個賢淑的妻子。我的妻子並不是電影中描繪的，充滿江湖味道的、兇悍的女人。恰恰相反，她為人溫文爾雅、處世圓滑，和周圍的街坊相處得非常融洽。

聽起來很平庸吧。沒錯，她就是一個平凡，卻善良、堅強的女人。

聽到這裏，你可能會有個疑問：為什麼一個這麼樣好的女子，會甘心下嫁給一個小混混呢？原因很簡單——我欺騙了她。

我是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認識我的妻子的。還記得那時我第一眼看見她，就被她臉上的純真深深吸引住了。或許，這就是所謂的一見鍾情吧。總之，在黑幫烏煙瘴氣的世界中苟且地混久了，那時的我，對地面上的光明竟產生了奢求。

於是，自私的我掩飾了自己的身份，偽裝成一個普通文員接近了她。不知道幸或不幸，我妻子的內心，一如她的表面般純潔無瑕——在我甜言蜜語的攻勢下，不久後，她便把真心完全交托給我，最後更答應了我的求婚。

當然，紙是包不住火的。結婚幾個月後，妻子便對經常滿身酒氣、帶著一身瘀傷回家的我產生了疑心。在重重質問下，我終於向她坦承了自己是小混混的事實。

傷心欲絕的她當時毅然決定要離開我。其實，分開本是對我們雙方最好的決定，我在思考下也無意繼續阻撓。只可惜，意外發生了……

我的妻子發現自己懷孕了。她不願孩子在一個破碎的家庭成長，因此特意來找我商量，提議共同撫養孩子。

可是，身在社團，孩子對我來說只是一個負累。因此，當時我執意要把孩子拿掉。但善良得連一隻螻蟻都不忍心傷害的她，又怎會願意呢？她堅持要把孩子生下來，並對著我信誓旦旦地發誓：即使自己孤身一人，也要把孩子撫養成成人。

在那一夜，懷有身孕的妻子只留下一張便條，便悄悄地離開了我們的家，也無聲無息地從此踏出了我的生命。妻子離家出走後，我本以為自己可以在花天酒地中尋得慰藉，能夠灑脫地把她遺忘，並像以前一樣，無拘無束地獨自生活。

可是我錯了。

每天帶著酒氣踏進家門，再也聽不到令人厭煩、卻充滿關懷的嘮叨；每晚夜闌人靜，當躺在床上的我把手伸到身旁時，再也感受不到熟悉的溫暖。凝視著書桌上和她僅存的合照，我又一次絕望地低喃她的名字，回應我的，卻只有無盡的虛空。

我這才明白自己對妻子的感情，是發自內心最深處的愛。這種特別的感情，是以前所有膚淺的情感所無法比擬的。

可惜，一切已經太遲了。我傷害了她，更一次一次令她失望透頂。有時候，有些鑄成的錯，即使你窮盡一生去彌補，也註定無法挽回。

妻子離開後的一個月，我決心金盆洗手，毅然離開了社團。在以前中學好友引薦下，我成為了一名的士司機。一握起方向盤，就三十多年沒有再放下了。

離開幫會後，我每天重複著單調而乏味的的生活規律。沒有娛樂、沒有朋友、沒有家人，我就這樣，孤獨地過了幾十年。

我之所以這樣深居簡出，說是贖罪，就未免太自以為是了。只是，我希望自己以這樣的方式，至少可以避免再為他人帶來傷害。

不，說穿了，我心裏始終還在不切實際地期待著……期待著自己的悔意能打動妻子，期待著她回心轉意的一天……

說到這裏，張宏元語帶哽咽、神色落寞地垂下了頭，十分鐘前氣焰凌人的模樣消失無蹤。

一旁的沂蓁感受到凝重的氣氛，於是故意提高聲線，以開朗的聲音插話：「正所謂『人誰無過』嘛！人總是會做錯的，但只要張伯伯真心改過，我相信伯母會原諒你的。」

張宏元面對這過分樂觀的安慰，只好不置可否地扯動了一下嘴角。察覺到張宏元依然失落的神色，沂蓁心中一動，一個計劃在她腦海中瞬間成形。

「張伯伯……我知道自己的建議或許十分唐突，不過……您介意讓我助你尋回伯母和女兒嗎？現在網絡科技如此發達，我相信要找到她們絕非難事！」

張宏元聽到這話，瞪大眼睛，猛地抬起頭。他佈滿血絲的眼睛正好和沂蓁雙眼對上，把沂蓁也盯得心裏發毛。

半晌，張宏元才從牙縫裏艱難地擠出了幾個字：「真的……可以嗎？」

「雖然未必百分百能保證找到她們，但是……我會盡力的！」沂蓁雖然有點被張宏元激動的模

樣嚇到，但還是用力拍著胸脯保證。

「好，那就拜託你了。」張宏元思考片刻，最後露出一副悲壯的神情點點頭。他慎重地從胸前的貼身口袋中，抽出了一張名片大小的照片。

張宏元遞過來的相片已經微微泛黃，卻平整如新，沒有一絲皺摺，看得出一直備受保存者的小心呵護。照片中，一個理著平頭的男子用粗壯的手臂摟著身旁的女子，臉上露出豪邁的笑容。而女子則面對鏡頭，露出了羞澀卻幸福的微笑。

「相信你也能猜到吧，相中的那個男人是我，而身旁的就是我的妻子。」

說罷，張宏元面頰突然微微泛紅，露出驕傲的神色問：「我的妻子很美吧？」

沂蓁細心地凝視照片。相片中的女子樣貌雖然不算驚為天人，但她的五官標緻，羞澀的笑容中，流露出一種彷彿不存在於世間的純潔。也難怪當年的張宏元會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。

察覺到沂蓁神色有異，張宏元問道：「妳也覺得，她和你有點相像吧？」

照片上的女子蓄著齊肩短髮、樣貌亦明顯比沂蓁成熟。可是，她卻和沂蓁一樣，予人一種相同的、清爽純真的感覺。

沂蓁心中微微觸動：原來這世間，除了血脈相繫的親人，還有人與自己長得這麼相像。恰好女

子和自己的家人一樣，留了一頭清爽的短髮……

「說出來真不好意思。不過我活了幾十年，卻從來沒有向別人透露過自己的往事。我今天之所對你們打開心扉，很大程度上……是因為妳和我妻子長得太相似吧。」

張宏元望著沂蓁，不好意思地搔搔頭。

「我經常想，如果我的孩子是個女兒，她長大後一定和妳長得一模一樣吧。」

沂蓁終於明白張宏元向自己——一個只認識了幾天的陌生人，不帶一絲保留地敞開心扉的原因了：原來，他把對孩子的感情，完全寄託在了自己身上……

沂蓁緊緊地握著手中的照片，幫助張宏元了結心願的意志變得無比堅決。

「長得一模一樣……你真的覺得，自己還有資格提起那個可憐的孩子嗎？」

一直沉默不語的林皓毫無預警地開口，朝病房溫馨的氛圍潑了一桶冷水。他的聲音冷若冰霜，可是雙眼卻流露出不可抑制的怒火，狠狠地盯著張宏元。

「難道……你以為只要自己患了不治之症，坐在病床上聲淚俱下地懺悔，就可以博得世人的同情嗎？幾十年過去了，你在他們的人生中完全缺席，在他們的世界裏留下一塊無可彌補的空白。現在到了臨終之時，才想和別人一樣享天倫之樂？連自己的家庭也不能守護，還要依賴別人替你尋找

妻子和孩子。你這樣的人，根本不配擁有家庭！」

連珠炮發地擱下這番話，林皓猛然轉身離開了病房。可是他的一番話，卻在張宏元心中揮之不去。

「年輕人說得對……我根本沒有資格擁有她們……」他垂下眼喃喃自語，落寞的身影彷彿頓時蒼老了十年。

沂蓁雖然也被林皓激烈的反應嚇得不知所措，但還是盡力安撫張宏元：「林護士的意思並不是這樣……您……您就別想那麼多了，好好休息吧。放心，我一定會完成任務的！」

說完，她便追隨著林皓的腳步，匆匆地跑出了病房。終於，她在走廊末端看到了林皓的身影。

「林護士……林護士！」

聽到沂蓁急切的呼喚，林皓不但沒有放緩腳步，反而賭氣似的越走越急，想要拋開身後的沂蓁。

可是，沂蓁的字典裏可沒有「放棄」二字。她用盡全力在走廊上衝刺，終於氣喘吁吁地追上了林皓。

沂蓁奮力把瘦小的身軀擋在林皓面前，漲紅著臉質問：「你剛才為什麼要說這樣過分的話？」

「過分？」林皓從鼻子裏冷哼一聲。

「他披著面具，欺騙了一個女孩真摯的感情，最後更加狠心拋棄了妻子和孩子，自己苟且地活了幾十年。現在人到老年，才驚覺自己無依無靠，於是流著鱷魚淚乞取世人同情。妳，覺得過分的是誰？」林皓的聲音微微顫抖，臉容亦因憤怒而蒙上一層陰霾。

「當那個可憐的孩子看到別人完整快樂的家庭，他心中會疑惑：自己的爸爸究竟在哪裏？在成長的過程中，他曾無數次在腦海中描繪父親的形象。父親究竟是個怎樣的人？在閱讀《羅賓漢》時，在他腦海中的父親，是個不拘小節的流浪英雄；在觀看《哈利波特》時，在他心中的父親，是個能呼風喚雨、運用法術拯救世人的偉大巫師……」

「可惜，這一切都只是他幼嫩無知的想像。一年……兩年……十年……十多年過去了，這個所謂的『父親』從沒有在他眼前出現過。他漸漸失望了，也死心了。他終於明白：自己的爸爸，不過是個拋妻棄兒的懦夫。」

「這個孩子很貪心嗎？不是。其實他想要的父親，並非飛天遁地的英雄，也不是無所不能的巫師。他想要的，只是個會陪他一起瘋、一起笑、一起經歷起跌，一個最平凡的爸爸而已……難道，這也是奢侈嗎……？」

說到這裏，林皓眼眶泛紅，嘴唇亦不住微微顫動。沂蓁看得出，他正努力按捺著自己的情緒。

「如果妳真的決心要幫助那個張宏元的話，我不會阻止妳，但我幫不上忙。這在我的職責範圍以外，我作為一個護士已經盡心盡力為病人提供了護理服務，這些事與我無關。」林皓向沂綦微微鞠躬，便繞過她的臂彎，從走廊一旁離開了。

「嗟嗟」的腳步聲在空曠的走廊盡頭漸漸消散。但林皓的話，卻在沂綦的腦海中不斷迴盪，揮之不去……

* * *

看到桌上已經涼透，卻一口也沒有動過的飯菜，沂綦擔憂地皺起眉頭。

「張伯伯，您已經一天沒有吃過任何東西了。這樣下去可不行……來，您就吃一口吧。」

躺在床上的張宏元無力地搖搖頭，氣若浮絲的說道：「對不起，我真的沒有胃口……」

聽到張宏元聲音中的痛苦，沂綦也不忍心繼續勉強。她只好點點頭以示理解，並把餐盒裏的飯菜倒進了垃圾箱。

張宏元的病情是在一星期前突然急轉直下的。先是逐漸頻繁的痙攣，接著伴隨而來的是膀胱功能缺失，情況很快就惡化到要以輪椅代步的狀況。

沂綦早知道多發性硬化是個不治之症，但她從沒有想過張宏元病情的惡化速度會如此的快。從一個相熟的護士處打聽回來，張宏元患上的是極罕有的原發進展型多發性硬化症。這種病症的發展速度極快，而且患者的病情一般亦相對嚴重。

沂綦在網上略略搜索了一下，發現多發性硬化的患者有絕大部分都是年輕女性。年過花甲才發病，而且患者又是男性的病例確實屈指可數。不過，根據目前寥寥的數據，張宏元的情況可謂非常不樂觀……

「對了……關於我妻子和孩子的事，進行得怎麼樣？」張宏元有氣無力的聲音再度傳來，打斷了沂綦紊亂的思緒。

「那個……」沂綦露出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。

察覺到沂綦的難以啟齒，張宏元心中也明白了個大概。他刻意咧嘴一笑，擺出一副沒所謂的表情。

「沒關係。畢竟時隔數十年，其實我自己也心知肚明，能夠和他們重聚的機會真的微乎其微。況且……林護士說得沒錯——我根本不配擁有家庭。有生之年無法再見他們，這或許是上天給我的

懲罰吧！」張宏元的笑容在他枯燥蠟黃的臉孔上漸漸消退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一絲藏不住的愧疚和自責。

「不是這樣的！」看到張宏元意志消沉的模樣，沂綦著急地衝口而出。「相信我，只要懷抱信心，奇跡——總會出現的。」

張宏元聽到這話，只是像往常一樣搖搖頭，露出一個彷彿在說「傻孩子」的表情。

縱使如此，沂綦還是清楚的捕捉到了：他眼底裏重新燃起了一絲——雖然一瞬即逝，卻堅定無比的光芒。

「叮叮咚……」悠揚的鋼琴曲突然響起。

沂綦聞聲四處張望，半晌才發現聲音的源頭正是自己口袋裏的手機。

「太久沒有人打電話給我，連自己的電話鈴聲也忘了呢……」沂綦尷尬地吐吐舌頭，並按下了接聽鍵。

「喂？」沂綦接聽電話後難得地沒有多吭聲，只是靜靜地聆聽著對方的話。

雖然張宏元聽不見電話裏的聲音，可是從沂綦禁不住上揚的嘴角能看出，來電者捎來的似乎是個天大的好消息。

「好的，那我們就約在明天見面吧！」終於，沂綦臉上掛著燦爛的笑容，結束了通話。

正當張宏元打算調侃沂綦是否接到男友來電時，她卻率先開口了：「張伯伯，奇跡真的發生了！」

*

*

*

「早安啊，林護士。」

沂綦眼尖地察覺到病房一隅熟悉的身影，於是熱情地朝遠處揮揮手。

林皓看見一如既往活力充沛的沂綦，也微笑著向她打了個招呼。雖然他表面上毫不在意，但其實幾星期前發生的事卻依然歷歷在目，在他心裏留下了一個疙瘩。這也是他自那天以後一直故意避開沂綦的原因。

可惜，沂綦卻完全不瞭解林皓的心思。她攔住經過的林皓，哪壺不開提哪壺地說：「林護士，關於那天的事，我想跟你說聲抱歉。我沒有聽你的勸告，繼續插手干涉了張伯伯的事。而且……我認為你也有權知道——我找到他的女兒了。」

林皓聽到這個消息，只是漠然地應了一聲：「是嗎？那恭喜了。」

沂蓁這才意識到自己的話激怒了林皓，連忙著急地晃著手解釋：「我並沒有其他意思！只是……我認為你也應該放下了。」

「什麼？」林皓挑起眉毛反問道。

「這只是我的推測，不過……我想你童年一定有過很不愉快的經歷吧。你那天口中可憐的孩子，不是別人，正是你自己。」

沂蓁頓了頓，然後像是鼓起勇氣般繼續說：「沒錯，我或許不能理解一出生就遭父親拋棄的痛苦，也無法真正對你的處境感同身受。但是，一直懷著這份怨恨走下去，真的能解決問題嗎？」

「或許我要對你說教，還顯得太過幼稚吧。只是，我希望你能早日走出來，不再為怨恨而痛苦。」

「我在醫院裏認識過很多院友，當中不乏因為疾病和意外而一蹶不振、自怨自艾地過活的病人。作為一個長期病患，我可以告訴你，面對同樣的困境，積極地生活真的可以改變很多。」

「一個護士曾跟我說過，我們每個人都是燃燒中的火把。我們奮力燃燒著自己，為的就是令這世界增一絲光明、添一分溫暖。可是，沒有人能預知何時一陣狂風會吹來，一場暴雨會降下。沒有

人會知道，熊熊燃燒中的火焰哪一刻會突然熄滅。」

「我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在暴風雨中昂首面對困境，儘管有些火把無法重燃，有些遺憾無法彌補……努力活在當下，珍惜生命裏的每一份美好。不要再執著於自己的不幸了。放手，才是最好的解脫。」

沂蓁一口氣說完這番話，然後不好意思地搔搔頭。

「對不起，我自顧自地說了這麼多。的確，我們的經歷不盡相同，也許你會覺得我多事吧……說起來，自從入院後受了醫生護士很多照顧，其實我也一直很想成為護士呢！只是因為身體原因……」

林皓有些動容地垂下頭，嘴上仍然不饒人：「護士的工作才不包括多管閑事。」

「是嗎？那你要不要先看看父女重逢再做定奪？」甄沂蓁拉拉林皓的衣角示意他跟著自己走。林皓這次沒有反抗，只是順從地尾隨她走出了病房。

到了醫院的走廊末端，沂蓁示意林皓注意前方。林皓放眼望去，看見一個三十歲左右、穿著整齊上班族的女性正猶豫不決地在其中一間病房外來回踱步。終於，她像是下定決心似的，踏著高跟鞋闊步走進了病房。

「她就是張伯伯的女兒。」沂蓁向身旁的林皓說明，道：「來，我們來見證一家團聚的動人時刻吧！」沂蓁露出調皮的笑容，著急地把林皓推到了病房門外。

林皓從病房外探頭望進去。只見女子走到張宏元病床旁，向他低聲說了幾句話。可是還不待她說完，半躺著的張宏元便再也按捺不住了。他掙扎著撐起身子，不由分說就把女兒擁入懷中。

女子突然被張宏元擁住，表情先是顯得非常錯愕。可是，溫暖的笑意慢慢湧上她的臉龐。她張開雙臂，緊緊地把張宏元單薄瘦削的身軀抱在懷裏，彷彿害怕只要自己一鬆手，父親便會再次消失不見似的。

「你看，他們放下了過往的一切，重新出發了。」沂蓁眼眶濕潤，卻微笑著拍拍林皓的肩膀。「他們可以，我相信你也能做到。」

林皓沒有應聲。可是他清澈的眼眸深處，也蒙上了一層不易察覺的水霧……



承·傳

校名：

英華女學校

作者：

周紫柔 翁詠馨 黃澄 潘海遙

插圖：

麥凱晴

顧問老師：

廖仲儀老師

編輯：

青森文化編輯組

設計：

4res

出版：

紅出版（青森文化）

地址：香港灣仔道133號卓凌中心11樓

出版計劃查詢電話：(852) 2540 7517

電郵：editor@red-publish.com

網址：http://www.red-publish.com

香港總經銷：

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：

2021年6月

圖書分類：

流行讀物／小說

ISBN：

978-988-8743-26-1

定價：

港幣50元正

ISBN 978-988-8743-26-1



9 789888 743261 >

醫院是生與死的交界。每天都有病人康復出院，亦有人的生命在這裏畫上句號。

初來乍到的男護士、被觸動內心傷疤的老人、不肯露臉的小女孩和將這一切聯繫起來的少女，他們的相遇會交織出怎樣的詩篇？

從冷漠的新人到關懷病患的白衣天使，林皓在見證這些故事的途中蛻變成長。到底是誰讓他的價值觀產生關鍵的轉變？

醫院一隅的故事，也許會催人淚下，或許能溫暖人心。

「她照亮了很多人的生，也跟我說過每個人都是一個火把。」
「我要把她的火傳承下去。」



Mod.E

上架建議：流行讀物／小說

定價：港幣 50 元正／新台幣 200 圓正

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

紅出版文化平台

加入我們：www.red-publish.com

